

住房、通貨膨脹、醫療保險：一次看懂川普與哈里斯的社會福利政策之爭

隨著 2024 年總統大選的臨近，有關社會福利政策的爭論再次成為選民關注的焦點之一。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福利政策上的分歧，反映了兩黨對政府乾預、個人責任、經濟公平以及政策優先事項的截然不同立場。

根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CNBC) 近期的一項民意調查，大多數美國選民將社會安全列為他們決定投票的重要議題之一。而另一項蓋洛普調查顯示，住房問題成為美國人第二大財務憂慮，僅次於通貨膨脹。尤其是 18 至 29 歲的年輕選民，除了通貨膨脹和醫療保健之外，住房問題也是他們最關注的議題之一。

社會福利政策之所以成為大選中的關鍵議題，部分原因是美國兩大政黨對政府在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理解。副總統哈里斯 (Kamala Harris) 和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分別代表了兩黨的不同立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紐約時報》8 月報道稱，哈里斯與川普之間的總統競選，「標誌著至少一代人以來最為激烈的反貧困政策之爭。其結果將直接影響數百萬低收入美國人的經濟保障。」

2020 年初新冠 (COVID-19) 疫情的爆發嚴重威脅經濟，時任總統的川普曾簽署包含大量援助的經濟刺激計劃，為貧困人口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持。拜登總統和哈里斯入住白宮後，則推動了更多的政府援助措施，旨在加速疫情後的經濟復甦及進一步降低貧困率。

包括哈里斯在內的民主黨人認為，政府在緩解民眾生活困難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哈里斯的政策平台主張延續並擴大這些援助政策，包括食物、醫療和住房補貼，並恢復子女稅收抵免政策，將其轉變為為有子女家庭提供基本收入的保障。哈里斯也支持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 15 美元，並大力倡導托兒補貼和帶薪家庭假等項目。

相較之下，川普則更傾向於強調他在 2017 年推行的《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並認為這項減稅政策推動了美國經濟成長，使貧窮率在疫情前降至歷史新低。該法案中的部分條款將於明年到期，川普已經承諾如果當選就將延長這些減稅政策。川普在任期間也提議削減包括醫療補助 (Medicaid) 和食品券計畫 (SNAP) 在內的多項社會福利，他認為這些計畫規模過大，且容易滋生詐欺。他還尋求減少接受住房補貼的人數並提高他們的租金。

「民主黨希望在疫情反貧政策的

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但共和黨指責拜登總統和哈里斯推動的數萬億美元聯邦支出引發了通貨膨脹，並認為這些援助削弱了勞動積極性，」紐約時報報道說。

美國之音為您整理了兩位候選人在社會安全、住房、醫療等政策上的立場和觀點——

社會安全 (Social Security) 與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社會安全 (Social Security) 和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是兩黨爭論的焦點之一。

最新的社會安全信託基金報告預計，老年與遺屬保險和殘障保險信託基金只能夠在 2035 年前支付全部福利，但如果國會不採取行動，之後福利將減少到約 83%。根據美國社會安全署的數據，美國每月約有 6,800 萬人領取某種形式的社會安全福利，聯邦政府每年為此支出約 1.5 兆美元。

聯邦醫療保險信託基金的報告顯示，醫院保險信託基金的資金流動可維持到 2036 年，此後只能支付 89% 的費用。目前，美國有 6750 萬人參與聯邦醫療保險。該計畫為 65 歲以上人口以及一些患有嚴重疾病或殘疾的年輕人提供健康保險和處方藥保險覆蓋。

哈里斯的政策

根據哈里斯的競選網站，她主張透過增加對高收入者的稅收，特別是對年收入超過 40 萬美元的富人，來確保社會安全和聯邦醫療保險的資金來源。

哈里斯支持保留並擴展社會安全福利，反對任何削減計劃。她曾支持《社會安全擴展法案》(Social Security Expansion Act)，提議提高最低福利，並調整生活成本的計算方式，以適應現代經濟需求。她的政策延續了拜登政府的立場，即提高對年收入超過 40 萬美元的富人徵稅，以增加社會安全的資金來源。

哈里斯也致力於透過藥品價格談判和減少詐欺來控制健保成本，並在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框架下支持擴大健保覆蓋。她也主張將長期居家照護納入健保，以減輕家庭在照顧老人和孩子之間的負擔。

川普的政策

川普的政策著重於維持現有福利，承諾不削減福利，並透過經濟成長和降低稅收來確保這些項目的可持續性。他主張取消社會安全福利的稅收

，認為老年人不應為此繳稅。川普傾向於增加健保系統的私有化選項，讓受保人可以選擇使用健保資金購買私人保險，以增加市場競爭並降低成本。

不削減福利或提高領取年齡：川普多次表示，他不會削減社會安全福利，也不會提高領取社會安全保障的年齡。他認為這類措施會對依賴這些項目的老年人帶來負面影響。

取消社會安全福利的稅：川普主張取消對社會安全收入的徵稅，認為老年人不應為他們應得的福利繳稅。在 2023 年，他在社交媒體上重申：“老年人不應為社會保障交稅”，並表示此舉有助於減輕退休人員的經濟負擔。

透過經濟成長確保社會安全資金：川普希望透過經濟成長帶動薪資上升，從而增加用於社會安全的稅收收入，而不是透過增加稅率來維持專案的資金。他認為增強經濟活力和減少政府不必要開支是保障項目的關鍵。

在健保方面，川普的政策重點在於減少政府參與，並推動各州在健保方面承擔更多責任。他在任期間曾多次試圖廢除被俗稱為「歐巴馬健保」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ACA)，削減聯邦醫療補助 (Medicaid) 的擴展，並提出由州政府自負部分聯邦醫療支出的提案。

家庭支持

子女稅收抵免 (Child Tax Credit, CTC)

哈里斯：她提出恢復並拓展《美國救助計畫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中的子女稅收抵免政策，將其改為類似於全民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的模式。根據該計劃，新生兒的家庭將獲得 6000 美元的稅收抵免，1-6 歲兒童每年可獲得 3600 美元，7-17 歲兒童每年 3000 美元。該計劃也將全面可退還，使低收入甚至無收入家庭能夠受益。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這類政策在低收入選民中廣受歡迎，因為它能直接緩解經濟困境。但反對者擔心這種補貼模式可能削弱就業動機，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

川普：川普在 2017 年將子女稅收抵免從 1000 美元提高到 2000 美元，並擴大了收入上限，使更多家庭符合資格。他計劃在未來使這項政策永久化，但他強調只有有收入的家庭應



享有稅收抵免，以鼓勵工作參與。川普的立場是，政府應透過政策激勵民眾工作，而不是簡單地發放補貼。但批評者指出，這對深陷經濟困境的家庭不夠公平。

有薪家事假

哈里斯：她共同發起了《家庭法案》，倡導為所有員工提供 12 週的帶薪家事和醫療假，並計劃透過雇主和員工共同分擔的小額工資稅資助該計畫。她強調帶薪假對照顧老人和孩子的重要性，並承諾在她的政府內「最終讓所有工作者獲得帶薪假」。

川普：雖然川普在任期內為聯邦員工提供了 12 週帶薪假，但在更廣泛的帶薪假政策上，他更傾向於透過企業自願提供或允許家庭提前支取退休儲蓄來解決問題。

托兒費用

哈里斯：她提出將家庭在托兒上的支出限制為家庭收入的 7%，並提高托兒工作者的薪資水準。這些政策意圖透過聯邦資金支持托兒機構，降低托兒成本，確保高品質的托兒服務。

川普：川普曾提及可以透過增加關稅得到的收入來籌集支持托兒服務的資金。此外，他的競選夥伴萬斯 (JD Vance) 近期建議，更多家庭成員 (如祖父母或親戚) 應參與兒童照顧，以減少托兒開支。

房屋政策

哈里斯更專注於政府乾預和保護低收入家庭，而川普則傾向於透過減少監管來促進市場發展——

哈里斯：主張增加聯邦資金支持可負擔住宅建設，並提議開發 300 萬套新住宅。她支持對首次購屋者提供 2.5 萬美元的首付援助，並限制公司

大規模收購住宅物業，以打擊投機行為，保障普通家庭的住房需求。但批評者指出，單純提高購屋補貼可能推高需求，導致房價上漲，並未解決房屋市場的根本問題。

川普：強調透過減少建築和土地使用管制來促進市場發展。他認為放寬監管可以增加住房供應，降低購屋成本。他反對在傳統單戶住宅區建造低收入住房，認為可能破壞社區環境。此外，川普也提出透過建立帳篷城市來安置無家可歸者，並要求他們接受康復治療。

美國選民對福利政策的態度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美國選民在政府乾預和福利政策上的態度存在分歧，也在近年出現些許轉變。

2020 年疫情初期，52% 的受訪者支持擴大政府援助，即增加國家債務。但隨著經濟恢復和通膨上升，這項支持逐漸下降。2024 年，支持此立場的比例降至 45%，民眾對政府赤字和長期財政負擔的擔憂逐漸加劇。

美國年輕人、非裔和低收入群體更傾向於支持擴大政府援助。30 歲以下的選民中有超過一半支持擴大福利項目，而 65 歲以上選民則更傾向於維持現狀或減少干預。另外，65% 的共和黨支持者認為政府福利弊大於利，主張減少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干預。相較之下，約 76% 的民主黨支持者認為，政府對窮人的援助利大於弊。

在這場選戰中，哈里斯和民主黨總體上更主張政府的支持弱勢群體方面應發揮積極作用，認為這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推動經濟流動性的關鍵。而川普和共和黨整體更強調市場機制和個人責任的重要性，認為政府過多的干預將削弱經濟活力。（美國之音）

New Jersey) 政治學教授陳鼎 (Dean Chen) 認為，川普在上一任期中表現出了一些民粹主義的傾向，但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孤立主義者，而是更傾向於是一個單邊主義或交易型現實主義者。

「他更傾向於根據美國是否能獲得顯著的物質利益來評估每一個外交政策上的突發事件。」陳鼎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封信中說。我並不認為川普最近對彭博社的言論表明他的潛在新政府會放棄台灣，但他顯然想開出一個價，就像他對北約、日本和韓國的評論一樣，表達了美國的軍事承諾和防禦不是免費的。

陳鼎說，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 JD 萬斯 (JD Vance) 似乎也表現出了相當務實的外交政策觀點，和川普一樣，他不是孤立主義者，而是一個單邊主義現實主義者。

美國政府政策的連續性

自二戰結束以來，歐洲盟國一直將盟國視為最終的安全保障，川普有關不將國內生產總值的 2% 用於國防的北約成員國將得不到美國保護的警告堪稱其最具爭議性的言論之一。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國敦促歐洲盟國分擔成本的呼聲已久。

2011 年，歐巴馬總統 (Barack Obama) 時期的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 (Robert Gates) 曾批評歐洲沒有盡到自己的義務，並表示美國已經厭倦了為那些「不想分享利益的人」執行戰鬥任務。此後在芝加哥舉行的北約峰會上提出了將 GDP 百分之二的國防支出目標。

川普的話雖引發爭議，但是美國智庫蘭德公司負責研究與分析高級副總裁安德魯·霍恩 (Andrew Hohn)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毫無疑問，在他向北約盟國施壓、而這些國家也增加了國防開支之後，北約變得更加强大了。「我覺得有必要區分泛泛而談的言論和實際的行動與結果。」霍恩說，「我認為更有意義的是關注實際行動。」

在川普重啟四方安全機制之後，拜登政府又將原本是部長級的「四方安全機制」提升到了領導人的層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安全問題專家霍恩說，不能忽視候選人之間的差異，這些政策的迥異確實存在，但候選人之間也存在政策連續性。他說：「四方安全對話，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它被賦予了新的生命與活力，並在持續發揮作用。」（美國之音）

川普會是孤立主義者嗎？

在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日前表示將對進口商品徵收「歷史上最高的關稅」之後，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 (Janet Yellen) 在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演講中說，以高關稅將美國隔絕開來將鑄成大錯。「美國的孤立主義和戰略收縮將使我們所有人的境況都變得更糟。」

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塵埃落定，在外交議題上，川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美國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這次異常激烈的競爭在相當程度上被描繪成為是攸關美國是否會重返孤立主義之爭。川普一直對過度承擔國際義務深表懷疑，其「美國優先」被批評為無異於孤立主義的政治立場，而副總統哈里斯則被普遍認為將會延續現政府的外交政策，積極聯合盟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

鑑於兩位候選人在美國應如何參與國際事務這一核心議題上立場迥然，一些觀察家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可能會再次迎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大選的結果被認為不僅直接關係到烏克蘭戰爭等當今世界重大熱點衝突的解決，甚至也將對二戰以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產生深遠的影響。

歷史學家、普立茲歷史獎得主約瑟夫·艾利斯 (Joseph J. Ellis) 對美國之音說，兩位候選人在一系列國內外重大議題上針鋒相對的立場令這次大選極具跨時代的歷史意義。「身為美國歷史學家，我想說，之前只有一次選舉可以跟這次選舉的重大意義相提並論，那就是 1860 年的選舉，當時我們選出了亞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他說。

在外交政策方面，艾利斯指出，這次大選令美國的對外關係再次處在一個路口：「在我看來，至關重要的外交政策議題是，美國是否決定放棄其作為世界主導力量的地位，還是重歸美國孤立主義。」

批評者擔憂美國重陷孤立主義

即使在共和黨內部也不乏對川普對外政策的批評。在美國前共和黨總統喬治·W·布希 (George W. Bush) 時期擔任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 (Condoleezza Rice) 最近撰文說，在二戰前的時代，大國衝突不斷，國際秩序脆弱，民粹主義和

孤立主義興波作浪。「當今時代亦是如此。」她寫道。

從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到中國在經濟、科技等諸多領域的崛起，賴斯在《外交事務》網站上的文章主要以中國為例強調，孤立主義將導致美國無力應對全球的挑戰。「孤立從來都不是國家安全或繁榮的答案。」她在這篇題為「美國孤立主義的危險」的文章警告。

賴斯日前在聖母大學 (Notre Dame University) 的一次公開活動中再次強調說，她理解美國人在擔任了近 80 年的世界領導者後可能會感到厭倦，但是「如果我們不塑造它 (世界)，塑造它的大國就是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獨裁國家，而我們是不會喜歡那個世界的。」

無黨派的非營利組織--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今年 8 月份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人對積極發揮全球作用的支持率接近歷史低點。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成立於 1922 年，當時正值美國被認為孤立主義盛行的時候。自 1974 年以來，這場頗具影響力的政策論壇每年就美國是否應該在世界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展開調查。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最新的調查發現，只有 56% 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在世界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有多達 43% 的受訪者不贊成參與世界事務，遠低於曾經高達 70% 的支持率。

川普的前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 批評說，川普有關台灣離美國很遠、離中國很近等言論是典型的孤立主義。

彭斯去年在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外交政策演講時表示，包括前總統川普在內的一些共和黨人「正在放棄美國在世界舞台上領導地位的傳統保守立場，並擁抱一種新的危險的孤立主義。」

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 (John Bolton) 甚至警告說，川普如果連任可能會退出北約 (NATO)。「他退出北約的可能性非常高。」博爾頓上週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專訪時說。

川普是孤立主義者嗎？

雖然如此，但可能有人不知道現在被認為

美國聯手盟友維護共同利益的一個典範「四方安全對話」(QUAD) 其實是在川普擔任總統期間起死回生的。

「四方安全對話」始於 2007 年，但在中國的強烈抗議之下次年解散。2017 年，在該機制已瓦解近 10 年之後，川普在當年 11 月的馬尼拉東協峰會期間與日本、澳洲和印度三國領導人達成協議，將這一中國極為忌諱的印太安全機制起死回生。

另一方面，川普也不惜以美國減少承諾來敦促日本、韓國等盟國更多分享國防經費。早在 1987 年，川普還遠離政壇，僅為一個地產商人的時候，他就在《波士頓環球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上刊登整版廣告，攻擊日本、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國家「占美國便宜」，美國付出高昂的代價「以保護他們的利益」。

在川普的立場引發許多批評的同時，也有分析家認為，他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孤立主義者。

「川普一直不是太關心美國是否參與世界事務，而更關心美國從這種參與中得到什麼。」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前資深副總裁、外交政策傑出高級研究員詹姆斯·林賽 (James Lindsay) 在一篇題為「2024 年大選：唐納德·特朗普是孤立主義者嗎？」的分析文章中說。

波士頓學院政治學教授陸伯彬 (Robert Ross)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孤立主義」是一個很強烈的詞，因為它意味著完全逆轉當前的美國政策並徹底撤出，他並不認為會發生這種情況。

陸伯彬說，他不認為川普想完全退出歐洲，也不會簡單地從東亞撤出，但他確實認為川普想減少美國在歐洲的存在，並希望其他國家承擔更大份額。「而這樣做的雙重後果將會增加這些地區對美國維持其軍事承諾的意願的懷疑，也會加深對美國抗衡俄羅斯在歐洲和中國在東亞力量增長的能力的質疑。」

這位中國問題專家說，這也將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國的政治影響力。「因為更多的國家將不得不與中國合作。」他說。

美國新澤西拉瑪珀學院 (Ramapo College of